

记忆里的夏天

□ 魏慧梅

记忆里，故乡的夏天是美丽快乐的，充满了麦田成香甜甘醇、大自然的妙趣，还有无穷无尽的快乐。是丰饶华美的季节，是自然界大千万物生命力最丰的季节。它承载着树木的葱茏、繁华旖旎，流淌着青溪的河流，伴着新一轮火红的太阳，让我们向往而带着希望的旅程出发。记忆中，过了五月，麦子在雨水的滋润下，长势非常油油的，秆秆挺直，抽出了嫩嫩的麦穗，远看像是一亮亮的油画。小时候，我会跟随大人去麦地里拔草。麦地里长满了一种“麦瓶草”，形似花瓶而得名。一节一节一逐节攀升，叶子扁扁的，长长的，结的花骨朵形似开着紫红色的小花，全身挂满灰白色的绒毛。这种草非常好看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红花星星点点，衬托它的麦穗，小“花瓶”一颗一颗，上下摆荡，有趣极了。拔草累了，就采摘很多小“灯笼”，玩起了小棍挑“灯笼”游戏，比谁挑的灯笼更大更美。那些花花草草茂盛野啊，曾经是怎样快乐地充盈着我童年的心灵。麦芒过后，麦子日日泛黄。那一浪又一浪的金黄，次一，翻涌着，奔腾着，涌动着彩色的梦，从田地一头向另一头，一会儿隐下去，一会儿浮起来。夏再到时，麦子成熟了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香甜的气味。麦的期限很短，这个时候天气变化频繁，轰隆隆的雷声随时可能排山倒海，山雨翻滚。就在三五天内，要老幼，全员出动抢救麦子。太阳太毒辣，日上三竿能割的，麦子会噼里啪啦地全爆开，只能“五天更天”。这个时辰，空气中有露水，湿润润的，麦子不会蹦蹦跳跳，只记得干渴也是欢喜的。割完麦子后，不能在田里凉着，拿高粱杆子浸水踩扁，一把一把抱上去，扎成一个个麦杈子。父亲拿一个扁担“嚼嚼”插上了两个麦杈子，插好了就可以上肩了，两个两个担到麦场上。麦场上，人们都是自行划分一片，在麦场上解开麦杈子晒开来，天气好的时候晒上一两天更好。住往场边，有一两台打麦机器。场上东边一片，西边一片，划很多个区域，就像是黄汪汪的水稻田。打完麦子，小孩子又有任务了，有的负责拣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和小的石头块、麦杆子，有的负责撑口袋，把麦杈子收回家去。

打完麦子了，一个个硕大无比的麦秸垛就成了孩子的天堂。爬在高高的麦垛上面，在中间掏一个洞筑窝，自己睡上去，那叫一个舒服。或者打滚，反正周围那软绵绵的麦秸呢，不会摔疼的。躲猫猫也很不错，把自己藏起来，让别人东翻西找。还能滑滑梯，往下，吡溜一下，摔下来也不疼，周围都是软绵绵的。若大的麦秸垛就是人间的天堂，比如今的城堡好多好多的限制时间，任意畅玩。小麦时节杏子黄。这时，黄色的大东杏随处可见，枝头、沉甸甸的，压弯了枝条。我家有一块地，有这样的杏子，每年中下旬就是杏子黄的好时节。有核桃大，黄生生的，饱满地挂在枝头。咬一口，甜甜的，水灵灵的，满嘴都是香甜。我的专职任务是上树，亲肩抗着竹篮子，我就一颗一颗摘下来，放入篮子。回家路上，给东家分点西家分点，篮子里变得越来越满。心里却像是喝了蜜一样甜。与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自家有什么宝贝都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分享，这补的乡村绵延久远传下来的。

看着时光的脉搏，你觉得夏季竟然这般充满活力，个人看起来是悲剧，可当事人只拿它当一段人生！  
——余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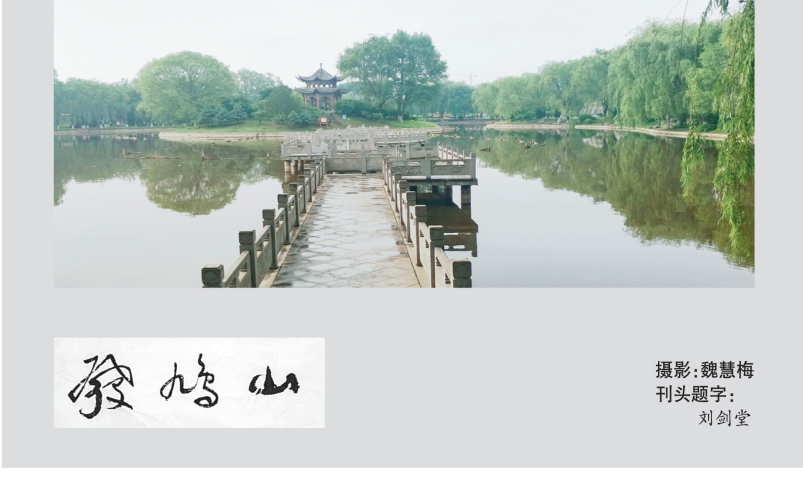
初知余华，是十八岁的时候，课本里的一篇《十八岁那年的夏天》的文章将我深深的吸引，余华的名字，便不再陌生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《活着》。初识《活着》，是源于电影，我连夜赶读了小说《活着》，可是，《活着》给我的阅读体验实在是太深刻，太戏剧又太过沉重。夹杂一些无法理解的苦痛，这让我久久不能释怀。跟着福贵看他在一个爱好赌博的公子哥变成一贫如洗，跟着他，觉得他在活着。可是看到后面，看着他的家珍，有庆、凤霞……一个个死去，看着他一次次生活残酷无情地打击，我却开始在盼了，盼它能有个转折，盼着福贵最后能有一个被安慰的结局。可后面越没有希望，越看后面甚至想：“接下来福贵也会被压死了吧。”

然而出乎意料地，福贵就这么平静地接受了一切，家里最后一个默默地活着。

好像凝聚了大自然中最精华的部分，好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亦与这盛夏的灿烂是分不开的。荒芜的田地里生出了零零总总的花花草草，那些叫得上名或叫不上名字。比如，田野墙根阴凉处的蛇莓，一种长得小小的红红的果子，上面有小点，大人们总是被蛇爬过的，只要碰上了总忍不住要摘了吃，甜津津的；有的地里长着马齿苋，叶子肥厚肥厚的，我小时候经常拉肚子，母亲就会找来马齿苋熬药让我喝下，这种草神奇地医好了我的病痛，据说这草连太阳都晒不死；那些坡地上长的曼陀罗，小时候尚不知道它的名字，白色的花朵一大朵一大朵地绽放着，开花就结成一个个带刺的果实。有一次，我经过一大片曼陀罗花海，竟然有一瞬间像是做了一个梦，难道它真的有让人迷幻的诡异功能？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，努着劲儿往上攀的植株啊，像菟丝子、拉拉秧、田旋花，它们都是靠攀爬在别的植株上生长的，大自然真是神奇啊，每一个物种都有独特的属性，也都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，让我们这个世界多了一份乐趣。

儿童夏日最大的玩伴还有一个，就是昆虫，大蚂蚁的窝洞被我用水冲过，假意告知蚂蚁大雨来了；河边的青蛙抑或晚上偷偷溜出来的癞蛤蟆，眼睛一鼓一鼓的，呱呱啦啦地诉说着夏天的故事；路边的蚂蚱又常常被我逮回家喂了花猫；傻狗夏天憨憨地狂吠着燥热，我们吃着西瓜解渴，傻狗没招地躺在树荫下打滚；还有在山上捉来的小山鸡，小小的，像家鸡一样养着，谁知被黄鼠狼叼走了。呵，夏天的故事可真多啊，像梅雨季节下的雨，哗啦啦的，流不尽，说不完。

在这个炎热的夏天，还有更多好玩的事情。那物质



幸福桥

發鳴山

摄影：魏慧梅  
刊头题字：刘剑堂

清楚地记得，带孩子去确诊的那天，我特意给她戴了一顶红色的小帽，穿着一身红色的棉衣，我希望红色能给她带来好运。那是年初秋的一个早晨，她的小脸冻得红扑扑的，缩在我的怀里傻呵呵地笑。我只是红着脸眼睛看着她，轻轻地捏着她的小手。医生见怪不怪地告诉我们，灌肠，麻醉，做核磁，我忽然就撑不住了，把头埋在她的背上，无声地抽泣：我的孩子还不到小，却要承受这样的折磨，为什么生病的不是我？内疚，自责，无力，绝望席卷而来，可是，终究改变了结局。看着孩子小小的身躯她染染冰凉的僵硬，我忽然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手术。

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，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、无聊和平庸。

相对匮乏的年代，听说赶会无疑是农村最大的盛会了。村里的大戏台要开演了，我们就天天盼盼盼。东家的婶子西家的阿婆，在小摊上扯着花床单，小商小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孩童们的玩具也是花花绿绿的。集会上摆满了平时吃不到的雪糕，非常诱人。一个小冰棍儿才一毛钱，咬一口，甜滋滋的。老人们搬个小凳子坐下来看戏，我们可没有这个耐心，到处乱窜。

这时节，大概是地里的麦子该收的都收了，相对空闲了，人们也有闲情去听戏了。这时候，夜里变得很长很安静，村里的人们开始搬个小凳子去听鼓书。鼓书是说书的一种形式，边唱边说，再加以配乐，听着遥远的故事，浑圆的唱腔穿透了时空，于漆黑而沉睡的夜里，多了一种生活的张力，那些对历史人物的怀念，如《杨家将》《水浒传》《关公战秦琼》等，凝聚着从古到今民间人民的深厚情感，无形中传递着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智慧与美德，还有对新生活的歌颂，如《穷人当了家》《火红的日子》《家国情》等，一曲曲婉转悠扬，二胡、琵琶、三弦乐等乐器共鸣，回荡在空旷的夜空，幽幽暗暗，反反复复地穿梭在人们的房顶上，荡漾在人们的心间。一曲曲、一声声，历久弥新，在新的时空上方形成了一个漩涡，震撼着心灵。多少年来，这些带有家乡人情水韵的鼓书说唱，依然道尽了沧桑，淹没了山河，恍然了岁月，舒缓了年轮。

都说夏天是闷热而苦涩的，受着太阳的炙烤，汗流浹背，灼热难耐，但这种苦涩让我们学会了坚忍，学会了成长，学会了执着。回首历来走过来过的那些夏天，捡拾斑驳的星光点点，那些刻骨铭心的和有些淡忘的人或事都时不时浮上心头，让我留恋和向往。

那些夏日灿烂如花，芬芳洋溢，在我的心里从不曾走远。

活着，苦难的正信

——我和《活着》不得不说的故事

□ 张慧丽

遇暗算，输掉了所有的家产，父亲的离世，后来为了给母亲抓药被抓进监狱，目睹了惨痛的战斗场面和死亡现场。在经历艰难困苦回到老家后，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，可爱的女儿变成了一个聋哑人，即便是如此恶劣的变故，福贵毅然选择忍耐，心理期许是全家好好活着。

但是，好运并没有眷顾福贵，灾难却一次次地降临，后来儿子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接二连三离世。他在经历了常人无法承受的艰难困苦面前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苦苦地忍耐，承受心灵的创伤和困苦的重压。

“小暑交大暑，热得无处躲。”小暑一到，天就渐渐热了起来，山川、河流、大地、原野，将熟未熟的杨梅，爽口的西瓜，还有耳边不断萦绕的蝉鸣，最是夏日美好模样。

小暑的到来，标志着热烈的夏天已正式拉开了序幕。但小暑并不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。农谚有“小暑不暑热，大暑正伏天。”的说法。按照字典中的解释，暑就是热的意思。小暑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小热、热得不巧。这就好比用温火烧水一样，火虽不大，但锅中的水的热量已够，而且热量正以一种缓缓上升的趋势由内而外散发出来。

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记载：“小暑有一候温风至，二候蟋蟀居壁，三候鹰始祭。”从开始，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，空气中开始热意；由于天气的炎热，蟋蟀离开了田野，到庭墙角下避暑，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中练习捕杀的技巧。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从小暑的这一个月，温度逐渐递增的层次感。这让人感觉以凉爽而来的正能量，如同少年进入青段，羽翼一天天丰满，变得朝气蓬勃。

这不正是夏天给人的模样吗？如果说悄悄的春天是生命的萌发，那么如约而至的夏天便预示着生命不可遏制的成长。自然界的草木葱茏，人们的活动一天天多了起来。即使你身处，也能听见屋宇外面的蝉鸣声。热情似火的夏，示着人们要用最热烈的情绪和精神活出一个有样来。

小暑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。中医常说“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”，说明在夏天人注意养护体内的阳气。暑热炎炎，要适当喝粥、绿豆汤、薏苡仁等药食同源的材料煲成粥，最宜舒畅心胸。《黄帝内经》载：“长夏胃弱，易致脾湿。”夏天人们的阳气趋于体表，会造成中寒湿堆积，中焦脾胃虚弱，对于一些素来阳虚的人，此时也是“冬病夏治”的时候，可以适当一些像生姜之类的温热散寒之品。

小暑节气，最宜静心养心。此时炎热缓慢，人的情绪难免躁动不安，外出活动后难免疲乏。中医认为夏气通于心，汗为心之液，活动后会造成心脏气血的亏空。应按五脏主时，心气于夏固护于心阳。夏天心脏最为敏感，此时养心一个“平”字，不管天气如何炎热，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。

在我的家乡，小暑节气，就是吃黄鳝的最佳时候。黄鳝生于水岸泥窟之中，小暑前后的黄鳝最肥美，味道细腻绵软。每到小暑到来后，村里会组织人员去鱼塘抽水后捉黄鳝。夏季往往是慢性气管炎、支气管炎哮喘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时期，而黄鳝性温味甘，具有补中益气、调和肝火、祛湿、强筋骨的作用。

小暑节气，是草木最爱的季节，炎热又凉爽。是我们充满生命力的青春期。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”季夏之月，温风始至，蟋蟀居壁，随着气逐步热烈与浓厚，一年中最热的“三伏天”也逐次而至。

时间，从容更迭，不紧不慢；时序，周而复始，弛有度。

每个人都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，而自己面临苦难的时候，每个人又都成了最脆弱和最弱的那个。再多的苦难，面临再多的死亡，不在自己身上，你终是不明白他们的含义，面对福贵，你当然无情地抛洒你的眼泪，诉说你的同情，而真正让你直面死亡，面对离去，你又当如何？

我一直以一个智者自居，对于身边的生老病死，是能冷眼旁观。所以《活着》中的福贵，与我而言，犹己。直到半年前，我自己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，看着一点一点地挥洒开来，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地，看着夜间一张床板上或床架旁边沉重或细碎的声响，听着病房外或楼上或家属匆匆的脚步声，一天天地等待，期盼，我期盼我看到的是医生写满轻松的笑脸，而不是说：我期望我听到的是护士简单的一句“床走下”而不是“把被子蒙上，准备消毒”。我的老公能像个孩子一样雀跃地对我说“我们可以了”而不是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“别怕，还有我”。是每一个黎明迎接我的都只是医生无奈的摇头和扩大的病危通知单！

我的大脑反复重复着一句话：我的孩子怎么办？父母怎么办？我就这么一事无成地离开？我不是不能死！福贵有很多理由去死，但福贵没有选择；管境况多么惨，他从来没有轻生的想法。福贵的首先我明白：我们要有顽强的生命信念。活着，首先见命中必然还有牵挂，也必然还有责任在身。纵是责任消失了，我们也得为死去的活着，不论什么时辰，哪怕活着，活着人面对生命是无奈的放弃。